

故宮  
珍本  
藏刊

石韻書三俠五義後套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701 冊清代南府與昇平署劇本與檔案

故宮博物院編

# 石韻書三俠五義後套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  
PDG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故宮珍本叢刊.第701冊,清代南府與昇平署劇本與檔案.石韻書/故宮博物院編.-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2

本輯包括:三俠五義後套

ISBN 7-80645-877-8

I.故… II.故… III.古籍-善本-故宮博物院-叢刊 IV.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76217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701 冊  
清代南府與昇平署劇本與檔案  
石韻書三俠五義後套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8.2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877-8/Z·44

定價:9680 元(清代南府與昇平署劇本與檔案共 59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 後套 三俠五義

## 首

內海明不必細表單說五义庄的攬天鼠芦芳这一日正在書房只見扑人芦忠走進書房回稟說今有江西柳員外前來呼訪芦芳門听慌忙迎接來至大門但見那人的打粉却是位富戶員外模樣頭代方中身穿雁鷺身形高大相貌魁威芦芳連忙讓至大所以上二人叙礼归坐芦忠献茶已畢芦芳代笑開言說道等兄駕到弟不知有失远迎多有得罪清問弟兄貴姓高名仙鄉何處到此有何見教只听那人一声說道在下姓柳名青棹号人稱白面判官乃江西廣信府人氏只因前听芦芳声名遠振故耳不辭千里而來但有分派小弟之處云不從命之理

柳青他 前听芦芳活慷慨 連把仁兄口內稱

墨染路系黑不久 粉齋烏鴉白不鮮

密餞黃連終是苦 生摘瓜菓難香甜

忤逆烏能生孝子 明公請看這七言

殘歌罢念接演一部后套三俠五义尤齣公案前套士說的是

南俠玉猫展尸在尼菴標伤了惡尼僧菴救了朱孔良的妻子

之后門路上行人傳說現在御花園中杀死太府郭安报恩寺

題詩弃凶逃走圣上傳音命開封府查拿色大人立刻旧差派

王朝馬汗張危趙虎在外寻訪查拿的这步節目俱在前部書

柳青他 前听芦芳活慷慨 連把仁兄口內稱

又引兄 声名远振傳天下 四海俱知品德名

我小可 自從江西來到此 有句活語对你明

只因為 連年山東泰州府 遍地寸草未收成

我义与 前去救援來州去 所以孤掌不能鳴

到府府 寻我仁兄走一盃 嗔二人

去奔山東走一程 芦芳門听腮代笑 说道是

柳兄來义我却明 想必有义安放賺 怕的是

单草不嫌张掌难鸣

未到这

五义庄上找小可

你与我

快请柳P玉门去

你若

用多少

或金或民你付一声

柳尼金良不足用

少若按捺打断了筋

或者是

你我凑办一美全

这本是

却说白面判官柳青正点说的高兴忽听芦员外叫声芦忠你

你我分内所办事

望仁兄

旧里情由细说明

快请柳员外正去少若按捺打折你的狗腿说罢了起身形往

却说柳青门听芦芳之言说芦兄并非金良不嫩所用这内中

后日走柳青门听芦芳之言只盖的面红过耳连忙上前拉住

有尔元故只因江西廣信府知府孫容此人貪賄受賄若害黎

芦P说员外清息怒将才小可冒言却是不知那一句言语说

民而文首履国文的势力他父又事兵部尚書不久旧事履城

的失言冒犯尊彦望员外指示言明小可必当领罪芦员外门

的生日他是派人進京去送寿礼这其中还有况情在内

听叫声柳员外非是芦某事员外美义既点员外追向情由

柳青他

寻声芦兄听我讲

内有元故在其中

听我芦某一言告禀

皆因是

现在江西廣信府

他是国丈亲外孫

鑽天鼠

门听柳青将他向

代怒含嗔把话云

他的父

兵部司馬名孫秀

知府名字叫孫容

我芦芳

一生不作亏心事

怕做祖上善人名

素日间

貪賄受賄行苟且

若害合郡軍共民

今日里

手駕充临是芦某事

旧是派委我不從

他与那

国丈履文去慶寿

派人送礼進都京

要放眼

自備資斧到可以

有損明功不肯行

解送的

却是八盆秋茉莉

花盆之内是黃金

再者是

某家生来胆量小

盜金行善馬有功

每盆中

暗藏金葉二千五

共是三方廣法平

若非是

某家素日多名大

必说手駕是录林

芦仁兄

全自小可走一盞

在塔盜取在手中

我芦某

同听员外你到此

我的心中心喜气生

似这美

会义之才莫肥自己

去往山東賑濟民

我自知

尊駕前來必有高見

在下領教長學文

柳青他

高興还要往下講

芦芳代怒叫芦忠

講說步

仁义道德忠正话

芦某領教記心中

谁知道 哥罵約我偷盜去 打劫人家全共良

倘若人 被人拿住当官送 喊名千載傳后人

這是你 千里而來承賜雇 勾引良民作森林

因此上 某家不敢善台命 不义之言懶代听

芦芳他 说罢回身往走后 分付那

芦忠快：送云门 大所上 柳青芦忠人及了

莫：去言不能声 立楞柳青去主义 只得恨随往外行

刚杰的 出了廣梁大门外 忽听后面有人声

说道是 兄長慢行且止步 我員外

有清柳口有话要云

傲吏身閑笑五侯 及岸取竹起高樓

南兄不用蒲葵扇 紗帽閑眠对水鷗

却說白面判官柳青被芦員外攔云恨定了芦忠往外而走剛

点出了廣梁大門忽听后面有人叫声兄長且慢行走我有活

海芦忠回頭一看元來是芦义说你來有何活说芦义说我奉

三位員外之命持清柳口回去有活商议白面判官内听说道

方才你家員外將我攔云門來者何又來請我芦义说方才柳

口見的是大員外還有三位員外未見小人是奉三位員外之

命前來清柳口從后門進去見我家三位員外芦忠哥：到前

邊見了大員外不可提起柳口回轉说罢芦义領定芦家后門

柳青未到所前去見三位員外

芦义他 領定柳青后門進 二人來至五义所

但只見 三人所前身控背 滿面堆欢叫柳兄

一了是 身形高大威武 一了黑面云須矮身形

還有了 身形姓多小軟弱 骨瘦如柴似病容

三個人 一齊向前忙施礼 接代未遑望怒容

並非是 在下三人不見哥罵 皆因前听有有兄

说甚时 四人一齊將所進 各叙寒温通姓名

徹地鼠 引見徐慶川小鼠 又見番江鼠蔣平

軒章說 小弟相全舅外走 四人一全把事行

蔣平說 要去即刻一全走 大哥們知日難行

柳青說 此話說的真不錯 咱们早進汴梁城

倘若是在 鮑慢工夫去在后 枉費心机不能成

说罢时 四人一全云宅院 登时向

大車登舟奔途程

却说他四个人商议停妥不辞而去未至河边大家登船而行

巧遇顺儿不多几日日到了河南交界四个人弃舟登岸此去

剪断运日四位英雄进了东京汴梁的城内投在古菱街奥隆

店内住下终日四位在各处打听等候送礼之人这且不提却

说那江西廣信府知府孫容差派了家奴孫勇押解自礼物

前未东京汴梁与龐国丈上寿乃是茉莉花八盆内中暗藏黄

金二万及这日未至汴梁城内恐其漏封府有人知觉甚为不

便故此先找下店住了然后在通知龐府好将礼物送进恰巧

也投在奥隆店内正房却有人佔了孫勇只得在廂房內住下

了几盃酒远烙身之早日安歇了不提且说这正房中四位却

命脚夫将八盆茉莉花抬进店內放在房中走堂送进臉水又

走堂的	抱拳陪笑旁边站	耳声客官把话云
说道是	用上用什酒合飯	早些个付对我云
孫勇他	闲听闲言把走堂问	正房住的什么人
走堂的	見向回院尚未領教	却是全行四位客人
看先景	行佛公门与軍養	大緊南封应役人
多半是	王馬法起回茨尉	奉命各處差使寻
走堂的	说首话光放孟快	口上先飲酒对吟
这孫勇	听把走堂的一夕话	口内去言自思忖
我看这	四人生得多奇异	不似行路过往人
他必是	奉命前來把我们訪	莫若给他个云门
他这里	正自心中胡孟翼	忽听正房有人云
叫一声	走堂伙记端飯来	早吃早睡明日起身
孫勇他	们听正房这些话	除去了
恐防他放了自已心		

放在廂房內住下心中甚喜耳声三位兄你看廂房內住下的

却是肥羊嗒今夜正好下手。靴章說不必慌忙看他也不走慢；  
：稅住他再作道理說罷四位吃了晚飯大家安歇天有三五  
描江鼠蔣平起身走出客房來听了吃店內俱已睡熟他輕：走  
至廂房的窗前用舌去怯破將煙香点起送入房內將門掩閉  
走進房中將入了花盆內的黃金取出來：搬入上房房將  
門仍旧安好未至上房那天剛交五古蔣平叫二哥嗒大家  
起身走洛靴章向听说有何走洛蔣平說不走洛等什么靴章  
說事情未完你為何催走洛蔣平說俱已停妥黃金現在此間  
柳青向听也旧起來一看黃登：摆了一桌子徐慶京醒着身  
坐起大家心中甚是欢喜

撒地混 向听黃金取到手 喜怀徐慶与柳青

靴章說 咱们三人去把五弟找 柳兄放賬上山東

嗒大家 若要会面見在家 暂且相别各西東

柳員外 莫把大哥他人恼 言語冒犯别挂心

柳青他 向听此话忙陪笑 丈夫焉有妇人形

四位下 連忙收什要趨路 金鳴三唱大天明

弄还了 店賬大家起身走 柳青一見奔山東

三弟兄 進城去我錦毛鼠 一直竟奔汴梁城

且不言 四人分手去公幹 再演奉差愕莫宏

起席他 那日領了包公命 假扮乞丐各処弄

这一日 天色昏黑去処宿 躲在道旁樹林中

將身形 藏在樹內却不睡 为听行路言語云

那天时 東方微明却还早 忽听路上有人云

一了說 这件事情神鬼难測 谁也想不到典隆店中

那了說 他住店內躲開封府 看他总是担怕京

这了說 为人不作亏心事 半夜敲门不心京

行路人 說：笑：走过去 喜怀起席愕莫宏

站身形 云了樹林把去兵找 又去知会那洪危

代領有 中人圍住典隆店 要拿那

欽犯行凶作惡的人



為人何必要行奸 行下奸来起村端

一朝遭报谁来管 想晚灾殃实在难

云某何 公坐之上襟自向 連拍京堂把活云

说道是 快：实招休抵赖 如若不说要动刑

却说起席在树林中听见行路之人说是住在奥隆店內为的

你自知 暗中作事令人见 幸頭三尺有神灵

呈縣看明封府应役之人这愣尸听此言心中甚喜走了

这大人 由有性鬼往下问 也不知

樹林忙寻火代領土兵五十名將奥隆店圍住店家也不知 这人犯了何罪名

为有何事起席走入店中竟奔廂房而未去那孫永受了燻 却说色大人看見拿到的这了人是扑人打扮又是远路至此

看刚点酥醒忽見起席凶神一般走进廂房喊叫说道呀朋友 面代差垢不相是余郭要报恩寺提诗的欽犯只好是拿活追

休推梦里你的事情犯了恨我們到刑封府見色大人有活孫 向他几句他若说的明白好放他去列公为人切不可心中有

永一内此言胆战心京面如土色差只將腰項套上貫恨首 病按埋这孫永若是硬问大人小的身犯何罪請示大人分付

起席竟奔刑封府而未后面圍隨首五十名土兵不多时来至 下来他小的好当堂认罪這句可回把大人問住了可巧孫永

于府衙起席進内回稟登时打点升堂起席高声喊道代欽犯 起身时他的主人曰在三住付与他千万縣有刑封府的人那

中青衣喊堂將孫永代上大堂朝上跪倒 色公他有先見之明如今却被刑封府的人拿住了来他豈有

孫永他 走上大堂双叉跪 吓的浑身战京； 不怕之理又听见色大人问他暗中作事神目如電他只当是

色大人 举目凶神往下看 見他好似一扑人 色大人知道他是押解黄金二万並非是花草义司色公鉄面

只見他 頭代一頂覆候員 身穿假袍一色青 云私法度森茂他那里送敢院勒只得向上跪頭口壽大人容

足下登 青假皂靴是落底 朕汁系條几股窠 小的細菓

看面目 鶯巢雀眼孤拐臉 一部黑須頰下生 孫永他 晚臥半步將頭叩 大人連：尊又稱

色大人 有罢这人心犯想 不相奈奸由诗人 小的星 哥奉主人手差派 特命小的進京

去到那 國丈庵府送壽禮 昨日進城到店中

我孫永 押解八益秋茉莉 每盒二千五百是黃金

入盞內 一共黃金二方及 送到庵府弄人情

我小的 恨省主人是廣信府 官津名字叫孫容

我孫是 大人差役拿住小的 却是我人把領罪名

小的 主人烙下一匹馬 勒勒醫環任止行

望大人 派人去到與禮店 將花拾來驗分明

色大人 內听此言派葉千去 代領人夫到庵中

不多時 花盞拾到開封府 放在堂前地流平

色大人 眼望孫永何向到 黃金必是埋在盞中

孫永他 往上一碗頭忙回話 每盞里面面有黃金

大人他 打開花盞由神看 這里面

並去黃金影共宗

却說重青衣上堂時八盆茉莉花俱各打開觀看並去黃金在

內每盞中俱有一根不牌子上寫首去之方又人取用着向

為何山東放賬十大了字色大人一見心下明白只是去有賍

証象总是鑿却不能入奏少付將孫永代去暫且收監不可唯

办他日后好作証見公差將孫永代去收監不表大人点古進

堂姓危起吊兒不是欽犯只得又去查訪這且不提却說王朝

馬汗奉命尋訪有一月之場並無影向忽听见姓危起吊成了

功拿獲了欽犯他二人忙回街中打听元來是錯拿了他二人

則次要正街再去尋訪忽見至音來到二人止步要听至是何

旨又

二叔街 剛去正街要去訪 忽見至音到未臨

色大人 忙整衣冠排香案 跪听宣讀聖諭文

只因為 至主内听色公向 御園杀奸有既情

宋仁宗 看見王文沂的供狀 天子反說凶手是好人

若非他 听見郭安行盡計 杀死了

奸心郭安雁爪人 喊郭安 不亏壯士伤了命

一定要 害了伴：老陳林 陳林他

代朕恩情如山甲 寡人我 难以报他的犬恩

那壯士 英曲名姓我不曉 但不知

住在哪里那里人 朕今日 圣旨曉諭開封府

色啣家 勿要細：查看清 倘若

过見此人不许伤損 朕还要 面見此人看了明

朕还要 加封官職未中用 我朕当

並不归罪难為此入

### 後套 三俠五義

### 後套 三俠五義 貳部

宋仁宗開封降旨

展宏飛回稟大人

花神廟芦芳歌婦

錦毛鼠大鬧東京

却說色大人听罢了宣讀望音謝恩黃門官回朝交音不提且  
况大人接有透道恩音心中焦皂在書房撰没酒晏日与孫策  
展宏跪王朝馬汗珠龙起席在飲酒中間大人一声長嘆說將  
才的音义是至音催向欽犯的下落至今各月有余並云影向  
列位俱在此間难道几前也不曾汚得這便如何是好叫某家  
怎去交音

色大人... 说罢不由長嘆气 紫与双眉代憂容

展宏无

闻听此言忙站起 控背躬身把话云

展宏无

眼望中人闲言道 列位由神仔细听

说道是

卑贱有些影向处 云非也是耳儿闻

这芦芳

广交天下各处友 山东西五弟兄

皆因是

未是实情不敢禀 不知内里这段情

有一个

行伍出身叫撒地鼠 代的本领高强武艺精

这户人

家住及江浙各地 五义庄上有门庭

自幼尔

善作地雷在炮营内 姓郭名章家住山泉

生成的

侠肝义胆多忠烈 挥金似土济贫穷

还有了

山西太原的叫徐慶 黑面无私矮身形

凶的是

豪强堪道貪官巧吏 位押朝堂奸佞臣

他的那

外号人称川山鼠 十八般武艺件件通

敬的是

忠臣孝子义夫節妇 君正臣忠天下平

第四了

名叫蒋平住宣波府 此人骨瘦如柴似病形

他的那

武义高渎多仁义 文武双全侠义明

他生的

人品单弱才学好 外人称他圣手书生

荒早年

施捨資才常放賬 專打人間报不平

绰号兒

人：称他播江鼠 水中能住各月工

此人的

身量高大多凶中 相貌魁偉是英雄

现如今

東京闹的是五鼠 他的文武双全霸王能

生成的

蚕眉凤目再五搭 面如中央一般全

他生的

却是宦门公子美 也曾御武榜上題过名

他的那

绰号人稱鑽天鼠 他本是

后因是

弃文習武学侠义 想必他在汴梁城

姓芦名芳四海知名

这五人

相貌大槩记在心内 若能勾

却说展宏无说回禀大人此人挥金似土仗义疎才天下闻名

访有一人旧可成功

云不致服廣交良友他有四了结义兄弟称为五鼠在浙江绍兴

却说展宏无对中将五鼠的面貌说明大家这才散席大人进内

典府五义庄居住大人只可思收他等若要拚拿只怕枉费週

安歇不表次日天明王朝马汗生展宏起席四人分路寻访各奔

法代卑贱将他五人的面貌说与中位得知若能访有一人此

西東不言展宏起席寻访且说王朝马汗二人一去又是三四

半旧有頭絮了

天的工夫並云下落这日二人来到祥符县的地面此时正是

五月下旬天氣甚是炎熱只見路旁有一了野茶館弟兄二人

走入里面坐在席上走堂的問道二位用茶还是用酒呢馬口

說拿酒來罢走堂的端了四了粗碟子乃是煮鷄子瀆煮豆腐

吹蒲麻花鹽水豆腐放在了席上回手又拿了又壺酒及付盞

嵌一小碟細鹽也都放在席上馬口斟上了一盞才正要

喝忽听那座兒上說快走黑廟上会都來進香了今日熱鬧的

狠馬口听忙向走堂的说今日那里有会这等的熱鬧走堂

的说軍中不知这里有座花神庙今日是五月二十八日乃是

花神的聖誕年：唱戏有会今年又是袁公子值年是又台戏

抗古齊動的大会还有高脚秧歌十不閑十着兒吵子五席棍

蟬子碾子杠子太獅少獅耍猴兒色杆采蓮船忽：悠兒以馬

杠箱官双頭人双頭又百又箭十鬼对又瓦鏡瓦鏡中抗跨古

俱是今日進香馬汗說这项不粮不轻云於何处呢走的说魚

有公捐不多俱事表公子所云

走堂的 手提茶壺傍边站 口尊二位在上听

我这里 地名叫作袁家鎮 有了袁善住在路東

倚仗首 他的姑夫爵位大 云所不為任义行

旧是那 色人鋼死的葛国旧 黑驴告状的葛登云

这袁善 好色貪淫行填道 姦淫妇女与幼童

今年是 庙内香頭他人為首 因此熱鬧甚鮮明

現而今 唱戏过会不算是 庙内还有三了捨茶棚

棚里面 煎炒烹炸般：有 干鮮菓品俱現成

又边廟 燒黃二酒排及油 捨与燒香中如人

中家奴 棚内伺候香客 云入之人廟烘：

馬汗他 听听此言說胡鬧 你的活活却不公

你才說 袁善心人不安分 如何捨茶捨酒把好行

走堂的 听说行好他哈：笑 口上不知内中情

你当他 捨茶捨酒是好义 还有元故在其中

他而為 挑選上廟中女子 好看可又美佳人

若這見 美貌妇女喝茶飲酒 硬自捨护到家中

似你我 想喝他的茶与酒 可是錯打了定盃呈

馬汗他 听罢走堂的前后话 不由的

心中動怒要打报不平

草怕飛霜：怕日 惡人自有惡人磨  
天公自有爭眼處 莫道能以脫羅網

却說那走堂的说罢自去怯罗别的坐兜这里王馬二位同听  
此言说你何不到花神庙去看：倘遇机会也未可定馬尸

叫走堂的弄了酒賬二人起身前往花神庙而來只見路上未  
往不斷乱：烘：男：女：擁擠不動只見庙前有一座四柱

三門的牌樓却看會的人千伙頭一般是人山人海連牌樓却說王朝馬汗他二人看罢了又边赶庙的買賣人各養生又  
过不去莫說進庙王朝馬汗二人也只得擠在那人羣之內往  
只河又往前擠未到了戏台的跟前抬頭一看果然是对台及  
班演戏一边是三慶班一边是四喜班那戏之人男：  
办傍仔細的觀看

二英公 一齊迈步往前走 奔目抬頭看分明

有那夢 作買作賣未赶庙 道傍一溜是席棚

賣的是 膏中代子膏白布 撒捐抄罗袖与綾

还有那 珠翠首飾靴鞋店 摆摆几座估衣棚

一了： 大声吆喝臊子亮 臉慈皮厚庄女人

口中说 演賣：價兒不大 这件只要五吊銅

生义人 男扮女庄去羞恥 扣：捏：穿首裙

也有那 賣茶賣酒葷素菜 猜拳行令要笑聲

又听诗 一声喊叫賣毡貨 避冷遮寒不透几

那边是 有人吆喝賣相代 稍些家去与子孫

也有賣 磁器茶盃与飯碗 中碗大碗磁花瓶

那一边 尽是一溜菓子市 干鮮各菜俱現成

又見那 把式廠內耍拳棒 說去唱戏是美耳中所

他二人 看把又往前边擠 手到那

戏台恨前曲曲神

女：大：小：足有上万把女座戏台圍了一个几兩不透幸

与戏台搭的高不太連唱戏的都擠扁了他二人見擠不上去

只得站在高埠之处远：的觀看

及了人 一見不能往上擠 只可远：用目观

但只見 東台之上是三慶 唱的戏文甚新鮮

元來是 陳長庚的即郎探母 接連回令实可觀

西台上 四喜班更要作臉 二奎唱的是南陽関

因此上 听戏之人齊喝采 了：口中便開言

说道是 今朝听了他们及了戏 不枉活在人世間

二英公 看罢又往庙内插 好客插到山内里边 忽奴拉着他往庙外而走 马汗才要工前 只见迎面有一人挑

进山门 幸日又望及廊看 摆设竟是要货堆住他们去 洛马汗一見 细看此人怎生的打扮

挑的是 黑白胡子与猓鬼臉 刀铃棍棒錮与鞭 马汗他 刚要上前去动手 只見一人把洛擒

没摆着 大小泥人与竹马 胡琴月琴琵琶三弦 只見他 武生巾在头上代 紫微箭袖身工穿

二位P 走入頭層大公展 一位大肚子伏在中間 他的那 朕间佩也昆吾劍 青色系條汗朕向

对看面 还有及位大神相 哼哈二将甚威嚴 生成的 卧蚕眉起丹凤眼 面如中零五得丹

他二人 正在展上把神位看 猛听得 这王朝 一見此人心欢喜 叫声二弟你听言

妇人啼哭叫了声天 却说王朝马汗二人正然观看至相息听有妇人啼哭之声他 相貌好似鑽天鼠 与展P说的一菜般

二人順有哭声一看元未是了老妇人二位英公走至眼前向 且看他 上前捕住恁宏菜 水落石出有何诺言

道那了妇人在何在此啼哭呢老婆子見向口中说道二位P 且不言 王朝马汗傍边站 再说阻烙那英矣

不知听老身细禀老身姓王旧在本村居住只因我今日代領 他这里 站在迎面腮代笑 控背弓身抱双全

有孫女名叫赶兜今年一十六岁生的人品中高相貌去双我 说道是 動向列位我領教 望求言明告听瞻

们娘鬼办了前未着会刚杰走进茶棚却被衆府的家人将我 将这女子 不知身犯什么罪 你个位

孫女抢去将我老婆子拉云二層门外我柳孫女也不知死活 将他个不肯容寬

因此啼哭馬汗前听此言气冲双肋口要動粗王朝说二弟且 慢事款則元语言未了只听二層山门内推云一伙惡奴手提

馬鞭赶撵内人内中挽有一个女子披頭散髮痛哭不止那些

馬鞭赶撵内人内中挽有一个女子披頭散髮痛哭不止那些

人生在世妙去劣 男子妇女一般全  
為善方知米生事 紫落归秋又自明

却說鑽天鼠芦芳只因那日白面判官柳青遣他進京去盜黃  
金前往山東放賬他却心中不忿將柳青攆將去去后因听知  
三丁又弟俱已恨隨前去他却放心不下随后赶来听此事  
業已成功只當是他四人俱往山東放賬去了他又欲到京尋  
我五弟白玉堂一全回去來此祥符異偶遇花神庙過會所以  
到庙內闲遊正遇中惡奴拾护妇女因此他才上前攔阻那步  
惡奴看見芦芳一表非俗身量高大又是武將的打扮故耳不  
敢輕視內有一人說尋駕必不是本处的人故此才敢攔阻你  
既動向听我告訴於你這女子是我們主人的使女因春天蓋  
去云價之寶我等終日奉命尋他我們誰惹与他的仇今日他  
自惹灾禍竟敢上庙看會這見我家主人亲自看見我們不敢  
不拿你今攔住要向我將元故告訴你了快！內間讓我們走  
略少着換避只怕难讨公道

中惡奴 說罢只叫快讓路 再若阻攔了不成  
惡奴們 正与芦P未講話 忽听表善向扑人  
這半天 却不回家还在庙內 云用狗才打斷筋

這些人 一見主人前来到 狗仗人勢把話云  
說道是 小的正要回P的話 這人阻攔不叫行

表善他 前听家奴回的话 怪叫喝說氣死人  
世界上 有人敢阻我的路 除非三頭六臂天外人  
內前略 我去向前將他向 看！他是惹某行  
這惡賊 走向前去高声道 若不閃路命难存  
見那人 站在洞水陪笑道 說這尋駕清听云  
世上人 第一不可行堪道 胡作非为眼内云人  
自古道 強中自有強中手 能人背后有能人  
若要是 倚仗勢力自任性 云法云天欺負人  
少年人 切忌万惡淫为首 要將人心比自心  
各人家 俱有妻女合老小 我淫人妇：淫人  
我小可 外御之人未到貴地 望求寬恕我直云  
這女子 看我之面將他放 今日里

万事皆休云有語云  
却說那表善向听鑽天鼠之言叫声朋友你的話我听云未了  
却是为好相劝但只事我的事情你如何知道這內中情由如  
今你管不得我的事好！內間讓我們走路如若不点立时叫



你性命難保你若不信叫你試，我說罷拿起拳頭惡毒扑見那人手牽着袁善將脚尖一動這八了打手早都躺倒在地  
 食打將過去只听吧的一声正中芦芳肚脐之上芦P也不躲那四了教师也不向前内中有了最勇的教师姓袁名波他是  
 内将肚子一吞袁善哎哟一声疼的他面目更色浑身是汗把正月十五日元旦佳節所生起名叫作元旦这人善使棍鞭一  
 手腕子存折袁善心中一想我这一方人：皆怕日是耳内心見中人不能取券忙將棍鞭取出手甩兩照首芦芳打去芦  
 京胆列今日這有這了外御人要叫他佔了上几以后准已服命一見用手把袁善往上一牵想着他必撤回誰知這小子會  
 中情廿一死馬肯容滾打不会收只听吧的一声把了好色貪淫的袁善打了了腦漿

这袁善

登时休怵变成怒

不由恶向胆边生

迸裂一命嗚呼

摘去了

如叉頭中去在地

脱去蓑花袍服喊一声

说道是

打手惡奴齊發喊

王朝馬汗走上前

他把那

左右袖口高挽起

又把假靴登一登

说道是

中人不必胡吵鬧

随我衙中去見官

轉身形

一直奔了那人去

迈步如梭扑英左

他二人

走至恨前忙陪笑

那望芦芳叫軍官

鑽天混

站住身形却不動

眼望袁善笑盈

尊駕不必再動手

隨全進衙見本官

鑽天混

只見他

迈步先打旋几脚

黃鸞摘素奔前胸

口尊貴役請上崗

王子犯法与民一敝

王朝说

他这里

不慌不忙一伸手

抓住袁善幸在空中

軍P此活说的远

莫非妄志是一般

我既在

这了喊

哎哟一声拔了我

浑身捏得骨頭疼

公门之中是好汗

睁眼必少忘共矣

我等是

身后边

恼怒教师名冤蛋

連忙的

奉命差遣彈壓庙

这事不能不这般

芦芳说

上前答曰要逞英雄

二位既将我朋友伐

三人一全到庙前

等駕有事請去办

我们等候在此向

王朝说

却说那鑽天混芦芳他将袁善抓起来幸在空中怒恼了眼隨

内听轉身走云庙

只見那

袁波向前把活云

他的四位教师八名打手大家一見袁善吃了弓俱各上前只

只見那

只見那

袁波向前把活云